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七十五回 雲制軍奉傘再巡工 馮太守貪功重點職

卻說雲從龍自請假回了河南，早屆一年期滿，依從龍的意見，仍欲續假一年，攜眷到南京來與小儒等人暢聚一番。誰料浙省沿海一帶塘工，當春潮之時甚為吃緊，本地督撫連忙飛章入奏，謫旨興修，以防秋汛，恐臨時更難措手。李文俊聞知此事，即奏請「起用雲從龍前赴浙省一帶巡看塘工，便宜行事。況上次漕河潰漲，自云從龍督工修理之後，至今永慶安瀾，毫無水患。不如仍派該督前往浙江督辦沿海塘工，俟告竣後，再行來京」。內廷見了此折，甚以為然。恰值從龍假期已滿，即降恩旨，著雲從龍速赴浙省辦理。一日，從龍奉到廷寄不敢怠緩，即忙收拾行裝帶了婉容、小鳳等人，先向南京將家小安頓，再往浙江。此時從龍是奉命巡工人員，沿途各地方官迎送不絕，所以南京久經得了消息。在路非止一天，今日已抵南京，合城文武諸官皆出郭十里遠遠迎接。座船泊了碼頭，從龍即與婉容、小鳳坐轎直奔新宅子裡。隨後眾家丁等人亦押著行裝進城。到了園門，小儒等接址從龍。彼此見面，各道契闊。王蘭即趕著將琴官等人來此的話說了一遍，從龍聽說，亦甚欣然。早有五官帶著琴官等六人與二十多個孩子前來與從龍請安。從龍見了贊不絕口，笑向眾人道：「我離此一年有餘，你們園子裡如此興旺，真使滿園的花柳增妍。可恨我今番不能過於耽延，即要赴浙，未免令人惆悵。事畢又要入都陛見，不知可能再到南京。尚幸在此猶有數日羈絆，我競要狠狠的樂這麼兩日，何可使你們獨佔群芳，令春光笑我！」王蘭聽了，拍掌大笑道：「在田真是解人，明日我即備東道，先行請你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又忙起來了。明日在田還要答拜合城各官，沒有空兒。不如後日為始，我們輪流代他洗塵，以十日為度，料想也不致誤了他的行期。」從龍點頭稱善。

裡面方夫人等亦接進婉容，小鳳見禮，入座細談別後情形。說到紅雲身故，婉容、小鳳亦人為傷感。洛珠即叫奶娘帶了寶書前來拜見。小鳳忙用手接抱過來，摩撫了一回，道：「哥兒生得品相清奇，將來必成大器。紅姨娘有子如此，可以瞑目無憾！」即在身畔取出兩件小小金錠，做哥兒見面禮，婉容亦有所贈。方夫人笑著欠身道了謝，又吩咐將後進打掃出來，讓婉容等安置行李箱籠物件。內外忙忙碌碌，整鬧了一日，才算調停。綺紅、文琴早有綠鶯等一干大丫頭約了去說笑。

次日，從龍答拜文武各官，又親到祝府謁見祝公。程婉容亦同了小鳳到江素馨那邊去了一趟，隨後祝老夫人帶著素馨同孫兒夢庚親自過來答拜，方夫人即留下素馨盤桓數日。現在婉容所生之子取名雲鶴，與各家一班小公子們差不多的年歲，皆個個生得英奇韶秀。晚間小儒回後，與方夫人商量：「仍在留春館前搭設戲台，中間用一重繡幔隔開，以便東邊款待從龍，西邊眾位夫人；因班子裡人少，分不開兩處來唱。我們已約定十日內輪流作東，你們最好也備下公分，請了雲太太罷。雖然雲太太常住在這裡，你們總要請他的。若另起爐灶，又費一番周折。」方夫人聽了，亦甚以為是，即叫綠鶯去請了蘭姑過來，說知此事：「兩邊的酒席須要格外豐盛，再吩咐廚房裡十日後統共攤兒上來領價。」蘭姑答應自去料理。陳府眾家丁得了信，即忙著連夜將留春館收拾停當，又去通知了領班的家丁。

來日早間，小儒即約了從龍過來，內裡方夫人等亦邀著婉容、小鳳到留春館內。家丁們早擺開酒筵，東邊一席是從龍首座，小儒、王蘭、梅仙、五官相陪；西邊兩席是程婉容首席，方夫人、洪靜儀、江素馨、沈蘭姑相陪。次席是小鳳首座，洛珠，巴氏，錦箏相陪。早見琴官、『齡官上來給人眾請安，先到了從龍面前，呈上戲目。從龍謙讓了一會，點了一出。西邊是玉兒在簾外請了安，將戲目呈進。方夫人笑向婉容道：「玉兒這孩子今年才十四歲，戲唱的甚好，我們將他叫進來，問他愛唱的那兩齣戲，就點他去唱，倒不好麼？」婉容聽說，即吩咐叫玉兒進來。丫頭們忙將簾子打起，玉兒搶步上前，又給眾夫人請了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婉容看著玉兒，笑道：「這孩子卻生得討人喜歡，怪道陳太太誇獎他。你平時合手的是什麼戲就唱什麼，我們不點了。」玉兒連連應答，側身退出。一時台上開了鑼，今日琴官等人俱抖擻精神，各獻所長，真乃響遏行雲，香生舞袖。從龍等人見了無不喝采。兩邊席上一齊放下賞來，琴官等趕忙上來謝了，復又接唱。晚來兩邊正席上只點了數支絳蠟，卻在左右十間內以及戲台口全用白玻璃燈點起，那燈影回光照到席前，益發明如白晝。直至更鼓以後方散，一連四五日。

這日，從龍道：「我們天天唱戲，甚屈無趣，今兒叫他們在席前坐著彈唱，豈不另有風味？」小儒等亦稱有理，即叫琴官、齡官、春官同一班大孩子們在東邊；蘭官，鬆兒，玉兒和一起小些的孩子們在西邊，不用鑼鼓，只用箏笛，一順兒在席前坐下，眾人吃著酒，聽著他們彈唱。又賞下幾桌酒來，就叫琴官等在十間內聚飲。到了第十天，從龍強著復了一日東道，酒至半酣，將琴官等人叫上，每人賞了若干物件。席終，即吩咐隨行眾家丁各各料理，明日一早起身。小儒等亦因從龍欽限在身，不便深留。從龍回到後而，與婉容說知明早登程。小鳳已將應用各物檢點齊全，方各自安睡。

次日黎明，從龍即起身與人眾作辭，帶著眾家丁直至碼頭。早有在城諸官前來候送，從龍一一辭謝，上了船即吩咐揚帆南下。走了八九日工夫，今日已至浙省地界。此時馮二郎已由湖州調署杭州府知府，因他在湖州府任上聲名甚好，適值杭府出缺，冷桓即詳請二郎署理。聞得從龍已至，二郎也隨著各官出城迎接。祝伯青亦考到杭州府屈。從龍登岸，先去答拜撫軍，然後即來相會。伯青、二郎曉得從龍總要來的，卻早早在學院衙門等候。

彼此見了面，略敘寒暄，遂寬去大衣，邀入內宅，細談別後衷曲。從龍即說到南京琴官等人，伯青道：「我前月接到者香來函說及此事，他書中甚為誇贊。在田今番是目睹過了，究竟如何好法，不妨說給我與楚卿聽著。」從龍笑道：「不愧者香來函稱贊，那為首的琴官等六人果然無匹。即其餘的一班孩子們，也各有好處。總之，琴官等六人與小儒、五官兩人比較起來，覺他兩人不能專美於前，那六人亦不週甘讓於後。」

二郎不待從龍說完，即跺足道：「偏偏我與伯青才離了南京，他們即有此樂處，真令人可羨，可恨！伯青三年任滿回都覆命，即可便道南京一睹其盛。我在這浙省，不知那一年才能回去呢！」伯青笑道：「楚卿不用著急，我倒有個盡善的方法。聞得責任杭府，不日可至，你仍要回湖州本任的。相巧在田奉命巡察塘工，你且暫緩回任，就托他奏請你隨工效力。事畢，你總有升賞，那時趁便告他一年半載的假，回到南京任憑你怎麼樂去。」二郎聽了，喜歡異常，即起身對著伯青深深一揖道：「多蒙指教，我那裡還想刊『麼升賞，只要有個巧宗兒，讓我回南京一趟就好了。』」又回身向從龍施禮道：「一切仰賴在田成全，我總感激著你們。」

從龍笑著搖手道：「且緩且緩！你雖說不求升賞，既然隨了我去，俟工程告竣以後，總有一案人大的保舉，何能獨把你丟了？這麼一來，你豈非公私兩益？這般好事由兒，卻不能便宜了你。當著伯青說明，楚卿怎生謝我？」二郎即笑著立起來道：「卑府既蒙大人肯於提攜，只求大人明示，卑府無不遵命！」從龍道：「伯尚你聽聽這樣尖刁話兒，甚覺可惡！」伯青笑道：「本來在田不好，堂堂一位欽差大臣，怎麼索起謝來。你既先開賄賂，即難怪楚卿和你尖刁。」三人說笑了一會，從龍便起身作辭，二郎亦回自己衙門。

次日，從龍去與撫軍商量揀選了幾名熟習塘工的人員，即有二郎在內，連銜奏請隨工差遣。又一一面飛咨浙閩督臣前來會辦。恰好責任杭府到了，二郎忙著交代已畢，即另備公館安頓家眷。自己亦趕著料理行裝，好隨從龍赴：正。不數日，奉到批折，著如所消。從龍遂會同撫軍，擇吉起程，帶了隨行各員，先由就近沿海一州塘工次第巡去。又派了各員分頭察看，何處宜修，何處宜堵，俟崇覆上來再行核力。隔了一日，各員紛紛進呈條說，又繪了各要害地方的圖本前來。此時督撫諸臣均在工次，大家商議定了章程，即連銜具奏，並申報刀：工日期，及動撥各庫帑銀應用。又逐段派員僱募民夫督工興修。從龍亦往來工次，巡察諸人勤惰。

話分兩頭。單說二郎自派了工段，便開工辦理，又審度地勢高下修築。每日不下上千名的民夫，各執所事，按部就班的去做。且沿海塘堤，多半石工，又要傳集工匠人等。況這麼一場大工，隨來各員，無人不思從中撈摸，總設法的寬展時日。僱來的民夫，以少報多的開支上去，在所不免。惟有二郎一人，恨不得立刻告成，既不負從龍重托，又可遂了自家的私願。見同工各官如此懈

玩，不禁焦躁起來，暗付道：「他們的居心，惟願力，個三年五找，才遂他們的貪欲，我怎生忍耐得下去？不若我趕著辦理，不由得他們也要隨著我振作。」

想定主見，便吩咐管工的多僱民夫，重加工價賞號，須要不分晝夜的趕趕。又自己冒著風雨，終日在工次巡察。見有怠緩的，即刻究責。真乃賞罰嚴明，絲毫不苟。誰知小人們另具一付肝腸。他卻不想，雖然日夜趕趕較別段的工價雙倍有餘，而且又有賞號，只記恨著二郎不容他們偷懶，即三三兩兩的在背後怨聲不絕，又不敢不遵驅遣，惟有一味的只求速成，全不審地勢鬆緊，及工料堅固。管工的亦因二郎催的急促，也只好將就了事。二郎又與水利一事不甚了然，況此時存了個欲速的念頭，見他們齊心追趕，指日工夫十成八九，心內好生歡喜。

這日，二郎早起，帶了兩名貼身家丁赴工巡視。到了傍午時候，忽然西北上遠遠起了一片烏雲，轉瞬漫延到面前，布散開來，隱住日色。旋又風聲大作，天色分外昏黑，竟有欲雨之勢。家丁上來，請回公所以避風雨。二郎怒道：「我若走開，這些民夫必然也去避雨。今日開工未完的地方，被雨一淋，定見倒塌。你快去知照他們，在未雨之先速速搶成，只要封了頭，就不怕雨了，格外多加賞號。」家丁見二郎發怒，不敢再回，即忙著去取雨具，過來伺候，先吩咐管工的曉諭各夫知道。

頃刻那風聲愈急，雨亦隨至，竟如瓢潑盆傾。可憐那些民夫人等，見二郎尚站在堤上，如何敢去避雨，只得直挺挺的在雨裡挑築，費了無限氣力，挖起一方土來，未到堤前早經淋盡，就是那新砌的石工，被這急雨一衝，亦東倒西歪，不禁人人齊聲叫起苦來。二郎縱有雨具遮蓋著，無如雨勢甚猛，遍身皆濕。現在雖然是初夏天氣，風雨沾身十分寒冷，亦覺支持不住。再見堤下工匠人等，被雨淋得如鬼魅相似，心內著實不忍。便叫家丁傳話：「人眾暫且躲避片刻，一俟雨止，即行前來補做，不得誤事！」說罷，帶著兩名家丁轉身下堤去了。工匠等人聽說，好似遇赦一般，齊齊胡哨了聲，一哄而散。

二郎回到公所，換了衣服，進點飲食，早已黃昏時分。少停飯畢，掌了燈，外邊風雨越發狂大。二郎坐在窗前，呆呆的出神，聽那空林怒吼，簷溜奔騰，竟有些害怕起來。又記掛著未完的工程，眼見得這一夜過來，前功盡棄。尚不知這般大風大雨下到何時方止，引起滿肚愁煩。又勉強坐了半刻，正欲去睡，陡然聽得外邊如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亮，二郎很吃了一嚇。霎時又聽得四面人聲鼎沸，情知工上出了事故。

正待喚人出外探聽，忽見管工的匆匆進來回道：「夜來北風催著潮水，陡添四五尺高，將今日未完的工段衝開有十數丈寬，連鄰段總震動得甚屬可危。現在潮水多灌進堤內，附近居民紛紛逃避。各段大老爺們均到了工上，在那裡督率民夫多方搶護，特來請示如何辦理？」二郎聽完，直嚇出一身冷汗，連連跺足道：「這卻怎麼了，偏偏此刻風雨大作下來，若再挨這麼一會兒工夫，即可保住。這不是天老爺與我作對麼？」外面早將報事的快馬備了幾匹伺候，二郎急帶著眾家丁飛身上騎，直奔工次。

遠遠見堤上燈火密如星斗，搶護的工匠人等一片聲吶喊。再聽那水聲濤濤，宛若江翻海沸。四野居民，呼兒哭女悲號甚慘。二郎在馬上頓了一腳，自恨道：「都是我辦理不妥，累了這些百姓受此無辜之災，又怎麼對得起在田委任的一番美意？」即加上一鞭，到了堤前，慌忙下騎，早有毗連鄰段的各員圍攏上來與二郎相見，有的和他商議如何趕緊搶護，也有埋怨他不該貪功求速，致有今夜意外之變。又有妒忌他的，正遂了他們的心願，卻從旁冷一句熱一句的半譏半笑。

二郎此時亦無暇與眾人分辯，忙走近衝開的地方，一看果然有十數丈寬闊。那堤外的水如滾銀瀉玉的一般，直流入堤內。又值長潮之際，水勢分外兇猛。二郎見了束手無策，歎了聲道：「縱能搶築起來，亦有應得之咎。何況這般滔滔水勢，從那裡下手？不如去與在田商酌，看他有何計較。不過拚著我這知府丟掉了罷，天就蹋下半邊來也沒有事。」遂叫家丁仍帶過坐馬，亦不與眾人說知，上了騎即向從龍行轅而來。

此時天色已明，從龍在行轅久經聞報，很吃了一驚，聞二郎前來，即請入內裡相見。會了面，便問現在情形若何。二郎細回了一遍。從龍聽說，半晌無言，道：「此番將你奏請隨工效力，倒反負累你了，連我都有了處分。你的處分不問可知。所幸本省督撫均因開工興修告成尚需時日，俱各回衙門去了，我猶可代你彌縫一二。總之碰你的運氣罷！」二郎笑道：「在田直至今日尚非真知我者，我前在淮安即不以功名為念，難道日下我又換了個馮楚卿麼？你切不可顧念私情，須憑公辦理，不要惹外人說你與我舊交，袒護著我，背地計議出什麼長短來，那倒不是你累了我，卻是我累你了。」從龍點頭稱是，即傳話外面伺候赴工看視，二郎亦隨著同行。

不多一會，到了工次，各員早來迎接。從龍下了轎，親到堤上，見水勢已平，一則因風雨皆住，二則潮信已退，不過暫時之水，非秋汛可比。從龍稍為放心，便吩咐各段夫匠且停挑築，均來搶修這衝開的堤口；若待潮信重來，將下面根腳刷鬆，那就難於收拾。自己亦坐在堤前監工，人眾見從龍在此，無不踴躍爭先。約有兩個時辰，早將堤口堵閉，即是夜潮再至，亦可無礙。從龍復切實叮囑了一番，方回行轅。又將被水居民著地方官查明，妥為撫恤。此處工段另派了隨員前來接辦，即將二郎撤去差委。然後行咨督撫，會銜參奏。

次日，二郎過來作辭，先回杭州聽候發落。隔了數日，從龍奉到諭旨：「據該督等奏參本任湖州府知府馮寶貪功債事，咎有應得，著即革職。姑念前在任所，尚知操守，所有糜費堤工銀兩加恩免其賠繳。至該督等自請議處一節，著毋庸議。」從龍即函知二郎，二郎得了信，即進來說知小黛，打點擇日起身。小黛平時亦是心胸曠達的人，又聞得要回南京，仍與眾夫人合住，倒也歡喜，忙著與穆氏料理行裝一切，準備登程。

此刻杭、湖兩府的百姓聞知二郎罷官而去，莫不歎息。幾個有頭臉的紳耆都約齊了前來相送。到了二郎臨行這一日，俱齊集河乾拱候，二郎與眾人謙遜了一會，方登舟揚帆而去。

單說雲從龍自參去了二郎，恐怕各員內再有疏虞，耽當不起，遂派了兩名誠實可靠的隨員往來稽查，又親自不時的赴工梭巡。各員皆知二郎與從龍至好，尚且執法參奏，又深悉從龍為人鯁介，毫不徇情，眾人俱兢兢業業的小心辦理。直至七月中旬，所有浙省沿海塘工全行告竣，陸續稟報上來，從龍均一秉至公親收工程，一面出奏，普慶安瀾，又將各員分別保獎。並動用各項造具清冊，咨部查核，辦理已畢，便起身到杭州來候旨。

恰好途次與伯尚相遇，伯尚早知二郎誤工被參的情由，笑向從龍道：「楚卿本意原欲工成回南京一行，而今卻遂了他的心願。只未免罷官而回，令人難處。幸而他素昔名心尚淡，遙想倒沒有什麼過不去。」從龍亦笑道：「據你這麼一說，我倒不是參了他，倒是成全了他，楚卿豈不要感激我麼！竊恐他此時背後恨得我什麼兒似的呢！」兩人談說了一會，因均在途次不便久停，彼此分別而去。

從龍到了杭州，適值奏折已回，「保獎各員，悉如所請。本省督撫諸臣，俱各加三級，交部從優議敘。雲從龍著來京陛見，另有恩旨。」從龍見了，即趕著收拾北上。暫且不提。

再表二郎一日已到南京，即叫眾家丁仍押著行李等件直向繪芳園來，自己與小黛隨後亦至。小儒、王蘭早得了信，齊來迎接。裡面方夫人等亦接進小黛，仍將舊住的一進宅子打掃出來與小黛安頓。

二郎與眾人見過了禮，小儒等人先為抱屈，又安慰了一番，反是二郎談笑自若道：「當日到淮安府任，即屈意外之得，後來因事降改，我即想終身不出山了。誰知前日蒙李相薦舉，又荷聖恩浩蕩，不棄菲材，命守湖州，原欲在這數年中解組歸田。恰值在田來辦海堤工程，又是我情願隨他前往的，我就想由此乞退。那知一夜風雨，塘工崩裂，這是我自貽伊戚，與人何尤！況在田奏參，分所當然，安能以私廢公。從此我拋去這微名，竟成閒雲野鶴，任我遨遊，又何必整日的在那名利場中混來混去，引人入俗。而且你們在南京朝歡暮樂，令人羨慕不已。我初聞在田所說，即想暫時歸來，才遂心願。而今竟如我所欲，不過棄去的是身外浮名，與我毫無損益。我馮楚卿仍是馮楚卿的本來面目，你們沒以為我怨恨在田，我實在要感激在田呢。」王蘭聽了，先拍桌叫好道：「楚卿雖在名利場中走了一番，卻未沾染著半點習氣，真不愧我輩中人！」

二郎即扯了五官起身道：「我們到奪豔樓去，我已聞名日久，今日既回了南京，倒要看看琴官們是何等樣人，一我才放心。」小儒、王蘭亦同了前來。方走過紅香院前，即順風聽得那一派笛韻悠揚，歌聲溜亮，使人心醉。進了門，見一班孩子們都坐在階上溫習平時所唱的曲子，見人眾走入，即忙起身迎出。五官便指著二郎道：「這一位馮大老爺，就是我們常說那綽號美二郎的。」眾孩子們聞說；都笑了笑，一齊過來同二郎請安。二郎一面拉住眾人，又回頭笑罵五官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時常的要打趣人，我這混名還怕他們不曉得麼？偏要你提盆點注的說出來，明日我也替你編個混名兒叫叫才快活呢！」五官笑道：「你盡管編去，我決不像你多心怪意的。」彼此說笑著，已至樓下。

琴官等人亦得了信，趕著同下樓來與二郎相見。二郎看著人眾，惟有點頭稱贊而已。王蘭道：「明兒我做東道，請你看戲。你此時見了他們就贊好不絕，再見他們做戲你還要贊不絕口呢。原來日前小儒和王蘭商議，就在樓下假山前面砌造了一座戲台，以便平時宴會。如有喜慶等事，或女眷們要唱戲，再向裡面搭台。

次日，王蘭即吩咐擺了酒席，代二郎洗塵。眾人均坐在樓口，正對戲台，果然看得十分明白。少頃，開了鑼，每逢一人登台，二郎即叫好一次，又將浙省帶來的綢緞分賞琴官等人，直至更鼓方散。接著小儒，梅仙，五官輪流請了二郎。內裡眾夫人亦備了戲酒替小黛接風。忙忙碌碌早至中秋節下，瑣碎煩文毋庸細述。

這日，二郎早起，信步來尋五官閒話，又欲折幾枝丹桂回去插瓶賞玩。到了叢桂山莊，見跟五官的小童上來道：「五爺同金大爺到琴官兒那裡去了。」二郎即掉轉身向奪豔樓來，走進院門，只見玉兒和一班孩子們在院落內捉迷藏玩耍。恰值玉兒當場，見他用一方大紅汗巾紮在臉上，東西兩邊亂摸，那些孩子們或前或後的藏躲。猛抬頭見二郎走進，人眾正欲上前招呼，二郎忙搖手止住。看玉兒這般形象，不覺好笑，玉兒聽得身旁有人笑著，即順手一把抓住。除下汗巾，見是二郎，不禁笑了起來。道：「你怎麼也到這裡來？今兒我真晦氣，倒當了好幾次場了，難得將你抓住，誰叫你來的，你替我當場罷！」遂不由二郎分說，將汗巾代二郎把雙眼紮好，在背後推了一下道：「你好好的摸去，別要碰到柱子上，碰起老人疙瘩來，我卻不管。」說著，自己亦躲了開去。那些孩子們見二郎當場，都笑個不了。

二郎站在院落中笑道：「這個買賣倒有二十年不干了，今兒待我試試看！」又叫著玉兒問道：「你可到場麼？別要你躲開了使我摸不著！」玉兒道：「我怎麼不在場？你摸就是了。」二郎聽得玉兒在一旁說話，即搶步上前來抓他，慌得玉兒跳了開去。那些孩子們也忙著躲避不迭，分外笑聲不止。此時梅仙，五官同著琴官等人亦伏在樓口觀看，見二郎在院中亂跑亂摸，均大笑起來。

正喧鬧之際，小儒、王蘭亦走了進來。小儒笑道：「楚卿你怎麼好同一班小孩子們在這裡混鬧，可不是笑話麼！」二郎趁勢兩手將小儒，王蘭抓住道：「腆著兩個了！」即用手解下汗巾，擗與玉兒道：「隨便你叫他們那個當場去，我也不管了。」便一逕走入樓下，坐著喘息。小儒，王蘭同那些孩子們也笑著入內。梅仙等人亦下樓來。五官笑向二郎道：「我卻不知道你還有這般好手段，停刻我同小瘤和你三個人捉迷藏去。」二郎搖頭道：「饒了我罷，不過摸了兩轉，你聽著我倒喘不了，若再去摸一會兒，可不要睡下來摸麼！」引得小儒等人復又大笑。

只見家丁取著一封書子進來，回道：「江西二老爺那裡有人來了。」說著，將封函呈上。小儒接過，見是仁壽的筆跡，連忙拆開觀看。未知陳仁壽來書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